

十二位诗人的代表之作

诗爱者珍存 ● 研究者必备

十二
詩人之路

子集

周綱
田
あり
泉

高
子

卷一

流河圖

王命碑

卷下

胡
unc.
加

戴安

修政記

● 邓仪中 ● 陈朝红 ●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新泉
封面设计：陈世伍
版式设计：黄 迅

书名 十二诗人之路
作者 邓仪中 陈朝红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0年8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0 1/32

199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0.375

印数1—650册 字数 200千

ISBN7—5411—0546—5/I·521

定价：4.40元

为“四川诗群” 催生助长

——《十二诗人之路》序

李 致

四川有一大批诗作者。艺术上渐趋成熟的诗人有二、三十人。称四川有个诗群绝不过誉。

“四川诗群”各诗人各有个性追求目标，各有独立的审美走向。他们的诗风各异。有粗犷豪放的，有细腻柔美的，有深沉凝重的，有清新隽永的，有奔放瑰奇的，有纯净率真的，有于质朴中见深邃的，有粗犷与细腻兼备的，等等。这种百态纷呈的景象是建国以来不曾有过的。这使人联想到李白的“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的佳句。

“四川诗群”的诗人大多有扎实的根基。他们立足在生活中，不断地从人民中汲取诗情。他们也努力加强创作的主体精神，追求作品的心灵化。但是他们的主观是向客观开放的，心灵是向世界敞开的。他们用现实生活来充实自己的主观世界。所表现的主观感受融入了人民的情绪，心灵的音乐织入了时代的旋律。他们也借鉴现代主义艺术，但并没有开了这道艺术的窗，就关掉生活的门。他们把生活作为最大的参照系。他们站在自己的艺术领地里。他们的脚跟稳，主体意识强。对一切外来艺术，“将彼俘来”，为我所用。他们显示了独立的文化品

格。

“四川诗群”的形成，是由于四川诗人殊途同归的创造，由于四川有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同时，也与四川文艺出版社诗歌编辑室的热心扶持有关。这个编辑室有一批有远见卓识的编辑家。他们在大力编辑出版“老一辈革命家诗丛”、“天涯诗丛”、“古典诗丛”、“外国名家诗丛”的同时，以极大的热忱编辑出版了“四川诗丛”、“浣花诗丛”四辑六十余种，展示四川老中青诗人的创作成果，推出新人新作。在近十年间，他们共编辑出版了诗集208种，总印数500余万册。其中在全国优秀新诗集评奖中获奖的个人诗集有七本，在同行中首屈一指。他们的工作在形成“四川诗群”中起到了组织、鼓舞、激励的作用。现在，他们再接再厉，在继续编辑出版诗集的同时，又出版评论一部分诗人创作道路的《十二诗人之路》。这样，把创作和评论紧密地结合起来，把扶持创作、繁荣创作的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诗歌编辑室的这项工作还仅仅是一种新的开端。“诗丛”中还有一些诗人的作品需要评介。而且还可以不限于“诗丛”包括的诗人。“四川诗群”还有一些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虽然他们起步晚，但起点高，创作的轨迹也有探究的必要。

我们在文艺方面所作的许多工作，都是为了发展文艺的生产力，繁荣文艺创作。四川诗歌既然有了一片茂林嘉卉，我们就应该热心扶持它，期望它绿树成荫。让我们为“四川诗群”催生助长。

目 录

为“四川诗群”催生助长……李 致 1

——《十二诗人之路》序

一个热烈而痛苦的歌者 …………… 1

（孙静轩诗5首）……………22

在艰难跋涉中走向深邃与成熟

……………27

（流沙河诗4首）……………57

万里行程万里歌 ……………64

（梁上泉诗4首）……………85

口弦声丽酒歌红 ……………90

（高缨诗5首）…………… 107

时代惊涛化诗魂 …………… 113

（唐大同诗5首）…………… 135

深情地呼唤真诚与美 …………… 142

（王尔碑诗5首）…………… 163

艰难的超越 …………… 167

（周纲诗5首）	186
执著的开拓与选择	195
（胡笳诗5首）	212
她就是她自己	220
（傅天琳诗5首）	241
自有诗心如烈火	249
（木斧诗5首）	267
情感的宠幸与选择	271
（张新泉诗5首）	293
追光蹑景的艺术足迹	301
（戴安常诗5首）	317
后 记	324

一个热烈而痛苦的歌者

——论孙静轩的诗

陈朝红

一

诗人孙静轩跨上诗坛已30余年了，他创作了近10部抒情诗集，还出了两部万行以上的大型长诗《黄河的儿子》、《七十二天》。然而，使人遗憾的是，对这位创作实绩可观的富有艺术个性的诗人，近年来诗评界却表现了令人不解的冷淡，对照一下当今诗坛上某些刚刚写了少量短诗的年轻人就受到一窝蜂喝采的情况，怎不令人感慨良深！诗人自己在《孙静轩抒情诗集》的《后记》里曾这样寒心地说：“我是个不幸儿，从来没有哪一个诗评家对我的诗写过哪怕三五百字的评论，只有运动来时挨批才有我的份！”

这是不公平的！

造成这种状况当然有各种复杂的原因，其中或许也包括诗人自己的曲折经历、以及个别诗作给人们留下的某种误解有关，这些或许妨碍了人们对诗人真切的全面的理解。不管怎样，这种不公正的、不正常的状况是应当结束了。

确实，诗人是个不幸儿，他的创作生涯和他的人生历程一样曲折坎坷。

孙静轩1930年出生于黄河岸边的山东肥城县，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黄河的儿子。他13岁就参加革命队伍，他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度过的。他的自传体叙事长诗《黄河的儿子》，就取材于这一段经历，生动地描述了他在黄河的摇篮里，在革命队伍中锻炼成长的情景。全国解放后，孙静轩曾作过报社的记者和编辑，1953年进了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1955年任《西南文艺》诗歌编辑，翌年从事专业创作。

1956年秋，在刚刚提出双百方针的和煦春风中，他兴致勃勃地跨进了川西北林区，采来一束沾着露滴、饱含着泥土清香的森林诗花，组诗《森林抒情诗》发表于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上。1957年春，诗人奔赴大海，又带回来一组海风轻拂、阳光闪烁的清新优美的《海洋抒情诗》。森林和大海，开阔了诗人的心胸，激发了诗人的灵感，他的激情和想象凝为精巧清新的抒情短章。与此同时，孙静轩还创作了《母亲的河流》、《我在天空歌唱大地》等几首热情奔放、雄浑粗犷的抒情长诗。这些富于时代气息和个性色彩的诗作，一时使孙静轩蜚声诗坛。就在那短短二三年里，他就出版了《唱给浑河》、《我等着你》、《沿着海岸，沿着峡谷》、《海洋抒情诗》等几本诗集，引起读者注目。

不幸的是，当诗人春风得意、才华横溢、创作正处于旺盛势头时，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暴卷来，诗人横遭厄运，被剥夺了歌唱的权利整整20年。直到三中全会后，诗人才恢复了艺术的生命。他在《抒情诗一百首》的《后记》里，以难以抑止

的激情述说了当时喜悦和激动的心情：“1979年春天，刚刚恢复了政治和艺术生命，就随以艾青为首的诗歌访问团到南方的广州、湛江、海南岛住了些日子。那是一次生平难忘的最有意义的和最愉快的旅行。蓝色的大海，翠绿的椰林，和那湿润而清新的海风，使沉睡了的，开始苏醒，死去的，重又复活，沉默了20年，我又歌唱了。”从此，孙静轩的创作历程，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一个喷涌期，一个刻苦探索和走向成熟的时期。他倾述心中忧愤，吟咏美好河山，赞美沸腾生活，关注时代变革，思索民族命运，放眼世界风云……创作了大量饱含真情实感、富有艺术光彩的诗篇。几年来先后有《抒情诗一百首》、《母亲的河流》、《孙静轩抒情诗集》等几部诗集和不少探讨诗歌创作的理论文章问世。30多年来，孙静轩的诗在曲折的历程中逐步走向成熟，形成了鲜明的艺术个性和风格，奠定了他在诗歌殿堂中的位置，也赢得了众多的读者。

二

孙静轩是一个有着明确的艺术主张和诗美追求的诗人，并不随着某种潮流和时尚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艺术选择。诗人的一生，是与祖国人民共命运的，诗人跨上诗坛，得力于“五四”以来我国新诗传统的熏陶滋养，这样的人生历程和艺术体验，不能不影响和制约着他的艺术观念。孙静轩从不认为诗是只供诗人自我欣赏的玩意或是什么神秘莫测，不知所云的东西，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诗应当与广大读者“相通”，“诗人要走向读者的心灵”，要架设与读者心灵相通的“精神交流的桥梁”，只有能在人民群众的感情上引起共鸣的诗，才有长久的

生命力。（见《诗的相通性及其他》、《青年作家》1986年7期）这或许是被时下某些人目为“陈旧”、“过时”的诗美观念，但确是千百年来无数中外诗人们艺术经验的结晶，是并未过时的诗歌艺术的一条基本规律。孙静轩正是执著于这样的诗美观念，在诗歌园地里辛勤耕耘了30多年。

鲁迅一贯主张，面对现实人生，作家应当表达自己的真情，抒发热烈的爱憎，他说：“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七论“文人相轻”——两伤》，《鲁迅全集》第6卷第323页。）这种“生与爱”的真情，对于以“自我”的心灵世界去观照、去拥抱客观世界的诗人来说，显得特别重要。诗人孙静轩用什么和读者“相通”呢？他用什么去架设与读者“精神交流的桥梁”呢？正是这种对一个诗人来说最可宝贵的真挚、热烈的爱的情感，这股爱的热流浸透在他3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请听诗人的自白：“我坚持认为：爱，是诗的基调和主旋律，没有爱，就没有诗。即使是冰天雪地，我仍要爱，仍要燃烧。”（《孙静轩抒情诗集·后记》）综观诗人的作品，确实震响着爱的“基调和主旋律”：爱森林，爱大海，爱故乡，爱亲人，爱生活，爱艺术，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和平，爱人类，爱理想，爱未来……这种爱，随着诗人曲折的人生和创作历程，有所发展丰富，渐趋深化高扬；这种爱，发自诗人心灵，又与人民的情绪相通，与时代的氛围合拍。它抹去了人们印象中的诗人孤傲、冷漠、偏激的面影，袒露出诗人的拳拳赤子心。

50年代诗人刚踏上诗坛时，天真烂漫，单纯幼稚，充满着热情和幻想。他在1979年复出后写的《致大海》一诗里，这样描绘自己当年的形象：“……那正是青春大好时光／我爱在岩

石耸立的海岸游荡／看海面的白帆悠悠／看浪尖的海鸥翩翩飞翔／听那絮絮不休的海风／听那潮水拍岸的喧响／常常地，我坐在岩石上遐思／在朦胧的幻想中，从傍晚坐到天亮／早晨归去，总是捡几枚海贝／带回去一片透明的海的幻想……”青春年少，风度翩翩，面对辽阔的海，自由的风，迷人的海滨城市，英雄的水兵海员，无不唤起诗人的爱恋和悠悠遐思。诗人走进大森林，满目新绿，一片生机，“我把心扉打开，把大自然的声音装满”，林中的小路、雨雾、飞瀑、风雪，勇敢的伐木者，强悍的猎手，也无不使诗人兴致淋漓，情思绵绵。森林的美景，大海的奇观，生活的欢乐，青春的幻想，与诗人胸中爱的暖流溶汇激荡，幻化成了多么单纯、明丽、清新的诗的意象，诗的境界呵！大家知道，这些诗写作的年代，正是文学界处于百花初放的早春季节，欣欣向荣，充满希望。孙静轩这些森林诗、海洋诗以及其他田园诗、咏物诗等等，都真切地抒发了诗人向往春天、热爱春天、呼唤春天的欢欣喜悦之情。而这，是和那个早春季节的社会心理、时代情绪和艺术氛围和谐一致的。所以，诗人曾在诗里把自己喻为当时百花园里“歌唱春光的一只黄莺”哩！

这时候的诗人，爱得真诚，爱得热烈，却过分单纯、质朴，不免盲目轻信、浪漫飘逸。他并不真正理解生活，生活很快给了他严酷的教育。在极左路线肆虐和十年动乱的岁月里，他饱经磨难，爱被窒息了，却并未泯灭，压抑在心里的爱，以特殊的曲折的方式流露了出来。这里应当提到孙静轩的以巴黎公社悲壮斗争为题材的大型长诗《七十二天》，这部作品正是在诗人身处逆境中酝酿、写作、修改，而于粉碎“四人帮”后问世的。这部长诗热情歌颂巴黎公社原则的纯洁性，歌颂英烈们的革

命精神。诗人把自己对一百年来公社事业曲折历程的思考和焦虑，以及自己在逆境中的屈辱、痛苦、爱憎、激愤等复杂的感情，都熔铸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描绘之中。本文不拟对这部结构宏大、内容丰富，在艺术上有新的尝试的大型作品的成就和得失，展开深入的论述，只是想借此说明，作品中明显地流露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痛苦的爱和历劫不泯的生活的信念，正如诗人所说：“即使是冰天雪地，我仍要爱，仍要燃烧。”

当历史揭开新的一页，春天到来后，诗人心底积郁20年的爱的热流，便犹如奔突的熔浆，喷涌而出了。在他1979年后创作喷涌期的大量诗作里，这种爱表现得更为鲜明浓烈，更为深沉凝重，人们看到了爱的执著，爱的深化，爱的高扬，爱的燃烧！

众所周知，在三中全会前后，当时中国新诗潮的鲜明特征是：说真话、抒真情、抚伤痕、诉悲愤，大哭大笑，大悲大喜，忧国忧民，触及时弊，反思历史，呼唤改革，这是许多诗的共同基调。诗人孙静轩是毫不含糊地赞成和实践这个说真话、抒真情的艺术主张的。他抚今思昔，感慨万端，20年来的血泪悲欢和种种酸甜苦辣的复杂感情一齐涌上心头，注入笔端。我们明显地感到，这时候诗人对新生活的爱和赞美，对真诚友谊和爱情的渴望期待，已不象50年代那么潇洒轻快，欢乐喜悦之中渗进了沉郁冷峻，他笔下从各个自然景观所生发创造出来的各种不同的意象、境界，所包含的不同意蕴，往往与诗人辛酸的经历和严峻的人生体验联系交溶在一起。

诗人在一些诗中尽情倾述了心中郁积的悲愤，但在这些所谓“伤痕”诗里，却不是去咀嚼个人的不幸哀戚，而是明显地

洋溢着诗人对严峻生活的挚爱和坚定信念，从人生的痛苦磨炼中升华出搏击风浪的意志力量。在《致大海》一诗中，诗人惊叹大海的变幻、险恶，“在那惊心动魄的拍天波涛中／多少次险些儿在旋涡里埋葬”，诗人又时时提醒、激励自己不能“在风暴中沉没”，而要像航海者一样勇于搏击人生的风浪，“呵，大海，浩淼的大海，你冶炼了我／给了我一个海的灵魂／那曾是细嫩的心，装满了多少又苦又涩的水浆／啊！博大的海，强悍的海，你既不哭泣／我又怎能躲进那无风无浪的海港”。诗人从个人的切身体验和反思历史中觉醒，“我终于醒来了／睁开了冬眠的睡眼／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噢，眼泪早流干了／剩下的半颗心只能不停地擂鼓”。对来之不易的新生活，诗人爱得深切，并满怀着战斗的渴望，他的诗，燃烧着爱的火焰，也闪烁着批判的锋芒。他揭露鞭挞窒息人们思想、阻碍历史进程的左倾思潮流毒、封建专制阴影，他热情歌颂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人的尊严，人的力量。试看《天坛》：

天坛，地坛，日坛，月坛
勾画出一幅甲骨文似的图案
让别人去炫耀古老的文明吧
我却厌倦了神圣的宫殿
人呢？人不是万物之灵么
为什么竟没有一座人坛
到天安门广场上去寻找吧
也许在那里能听到
人的声音，人的呐喊……

诗的立意不凡，想象超拔，在类似的咏物诗中别开生面，从文物古迹联想到古老的历史，从封建专制联想到天安门的呐喊，融古今于一炉，将人高扬于天、地、日、月之上，是对神化、迷信的挑战。“四五”运动的人民的觉醒和呐喊，是历史的晨钟，揭开了新时期的序幕。诗中对“人坛”的期望和颂扬，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意味深长。

诗人深沉的爱，还表现在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对改革开放的深情呼唤。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写的几首俯瞰社会人生，放眼时代风云的较长的政治抒情诗中。《在元帅故居》讴歌了陈老总一生的光辉业绩，抒发了家乡人民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怀念；《小伙子》表现了对青年一代命运的关注，寄托了对青年一代的殷切希望。特别是《长江咏叹调》，堪称这类诗的佼佼者，代表了诗人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倾向。这是一首气势磅礴、沉雄豪放的歌，诗人爱国爱民，忧国忧民之情在诗行间流淌。诗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从浩浩长江，到茫茫大地，上溯古代，放眼海外，时代的风涛涌浪，民族的命运沉浮，被诗人心灵感知、过滤、凝聚、生发，化为诗中丰富新鲜的意象和热烈奔放的节奏。诗人唾弃自我陶醉，鞭挞封闭愚昧，颂扬开放改革，渴望民族振兴，高歌祖国腾飞，“哦，长江，滚滚奔腾的大江／今天，我才第一次放声歌唱／因为，今天你才开始了新的长征／开始了前程似锦的远航／长江呵，你该听见了喜讯／中国以非凡的远见和气度／打开了所有的门窗”。从50年代初的《母亲的河流》，到70年代末的《长江咏叹调》，诗人歌唱黄河，歌唱长江，一样的真挚纯朴，一样的热情激荡。但诗人少了稚气，多了严肃，他不再轻信，他学会了思考， he 已从磨难中觉醒，逐步走向成熟。他在这一时期写

的其他几首诗：《含着眼泪微笑的中国》、《我站在天安门广场》、《眼睛》等。其感情基调和《长江咏叹调》一样，表现了诗人自己和一代人在痛苦中思考，在探求中觉醒的心灵历程，也是唱给祖国的“一支又苦又涩／又酸又甜的歌”，一支从诗人心里涌流出的爱之歌。

三

现实生活是错综复杂的，艺术之路自然也不会笔直平坦。诗人渲泄悲愤有时不免流露伤感，诗人反思历史有时不免略微偏激。这段时间的喷涌期过后，1981年后诗人的创作中曾出现了短暂的失误、苦闷和沉寂。可贵的是，诗人并不把自己封闭起来，在冥思苦想中寻求诗的出路，而是在新生活的激励感召下，走向广阔的天地。这几年来，孙静轩到过葛洲坝工地和攀枝花矿山，他还奔赴春潮澎湃的田野和抗洪救灾的前沿，从生活的激流中吸取了营养和诗情，“呵，春天来了／春天踏着一片残雪，走近我的窗户／呵，该调调我的琴弦／定一个高亢的音符／奏一支春天的曲子／献给太阳，献给土地，献给河流／不要惋惜那曾经迷人的枫叶／它早已飘飘而落，被湍急的春潮吞没”诗人弹奏着“生活的七弦琴”，兴致勃勃地走在春天的大地上，歌唱改革的春潮，歌唱踏踏实实四化建设者。

诗人写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那组诗，如《同钢铁工人对话》《太阳神》，热烈粗犷，意气昂扬，塑造了一尊“太阳神”式的四化建设者闪光的雕像。《男子汉之歌》是继《小伙子》之后又一曲献给当代青年的奋进之歌。诗人也写工人的日常生活、美好情愫，《在单身宿舍里》《夜晚，在工人家里》，表

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他们虽有困难、烦恼，却并不怨天尤人，没有那种玩世不恭、牢骚满腹的流行病，他们都是踏实、乐观而自信的普通劳动者，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切。长诗《中国的一角》（与化石合作），流露出诗人与土地、与农民兄弟的依依深情，他以亲切朴实的笔调，娓娓动人地描绘了一个偏僻山乡在改革浪潮中的巨大变化，展现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角，“在这里，我看见了中国农村的曙光／看见了八十年代川西农村的真实形象”“如今它活了，人也活了／一向沉默的庄稼汉呵／今天象是飞出笼子的鸟儿／在春光里扑打着彩色的翅膀……”诗人对农村改革的欢悦、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诗人深沉、凝重的爱之热流，一直流贯到近一二年的创作中，而且越到后来，随着现实中改革进程的深化和诗人历史意识的强化，这种爱的情感渗进了更明显的冷峻沉郁的色彩，饱含着复杂的痛苦的历史感悟和人生体验。诗人写于1986年改革大潮中的《凤凰涅槃变奏曲》，是对祖国又一支热血激荡的挚爱而冷峻的歌，你听：

祖国，我爱你，爱得好深
爱得好苦，爱得好痴呵
就像一只啼血的杜鹃
纵使啼尽最后一滴血
也死死恪守一片苦恋的痴情

这是诗人对自己的自画像，是诗人赤子之心的毫无遮掩的袒露。诗人在诗中，对龙、长城、四大发明这些通常作为中华民族祖先光荣传统和古代文明的象征的东西，似乎采取了不敬

的态度，多有冒犯之辞，这难道是诗人反传统、数典忘祖、故作惊人之笔吗？不！诗人用心良苦，他是痛感我们民族几千年封建痼疾之深，国人因循怀旧的心理已成为当前改革的思想障碍；而取通常的象征物反其意而用之，对历史的惰力痛下针砭。他大声疾呼不要沉溺于祖先的光荣，在自我安慰中陶醉，而应正视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振奋开拓进取的精神，涤荡妨碍民族振兴的各种因袭重负，“你需要跳跃，需要旋转／需要飞翔，需要奔腾／需要力的勃起／需要血的流动／需要青春的燃烧呵”，他愿祖国是一只火中的凤凰，在时代的大潮中腾飞，在改革开放的烈火中再生！

这种对祖国对民族的沉郁、冷峻、痛苦的挚爱之情，在诗人另一首长诗《旗帜下……》同样也有动人的表现。这首诗从一个农民儿子的角度，亲切感人地倾诉了对土地、对农民父老兄弟的深厚感情。诗中渗透了对多灾多难的中国农民命运和建国后农业发展曲折道路的深沉严峻的思考，表达了农民的苦恼、欢乐、追求、希望。诗人热情赞美当今我国农民命运的伟大历史转折，热情赞美新一代农民冲破陈旧的土地观念和小生产者狭隘眼界的束缚，到商品经济的广阔天地中去开拓、创造，要作“真正的土地的主人”的生气勃勃的精神状态。这是诗人继《中国的一角》之后，对农村改革关注思索的结晶，既显示出诗的感情浓度的增强和历史意蕴的深化，也显示了诗人的性格、感情、气质中与土地、与庄稼汉有着天然的血肉的联系，“哦，北中国的庄稼汉呵／至今在我的血管里／仍滚动着你的血液／你遗传给我倔强的性格里／仍带有你的粗犷和憨厚／我是忠实于你的／我的朴实而善良的母亲／至今在我的诗歌里／仍弹奏着北中国的旋律”。